

• 高玉昆 著 •

唐詩比較研究新論

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

前 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费振刚

今年4月中旬,1978级北大校友高玉昆君来我家,把他准备出版的学术论著《唐诗比较研究新论》的一大摞打印稿留给我,希望我看看这些文稿,为这部著作写一篇前言。

说起来,到玉昆君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1978年,我已经是具有18年教龄的教师了。可是,自1960年毕业留校以后,除了开始两年跟着游国恩先生参加4卷本《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外,由于连接不断的“政治运动”(包括十年“文革”),我在工厂、在农村、在兵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所用去的时间,要比在书桌前读书、讲坛上讲课的时间多得多。说真的,在玉昆人北大前,作为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师,我除了给海淀业余大学和中文系其他专业讲过一些古代文学课之外,还不曾为真正文学专业的同学讲过课。因此,为玉昆所在的1978级文学专业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我第一次为中文系文学专业讲课。为他们讲课而写的讲稿,是我在教学工作中第一份完整的讲稿。以后虽然每讲一次,我都会有所变动和修改,但是,其基础就是这一份。

在此后的20多年里,我在每次讲课之前备课时,摊开讲稿,手抚那些逐渐泛黄的稿纸,看到那些不同时间、不同颜色修改的笔迹,我都会想到为玉昆他们班级上课时的情形。“十年动乱”之后,百废待兴,物质困乏,而78级同学的精神面貌是振奋的,表现在他们身上的是:衣着朴素,承袭着北大的老传统;人人整天背着书包和饭碗口袋(用一条白毛巾对折缝成),饭碗多为搪瓷的。下课时大家起立,搪瓷

碗与书桌相碰的声音,也许是当年北大教室里独有的“乐章”。而从宿舍、到教室、到饭厅、到图书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路线”。

在课堂上,他们认真听讲,大胆发问,师生之间有着很好的交流。每当我走上讲坛,我会感受到他们渴求知识的期待的目光,使我受到鼓舞。随着讲课的进行,我会从他们的表情中读到他们的思考、理解或疑惑,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讲课的内容,也因此使师生对相关问题有了共识,产生了共鸣,活跃了课堂的气氛,更使自己感到作为教师所特有的快乐。

1978级跟1977级一样,由于“文革”期间没有招生,人才十多年的积累,使得同班同学之间在年龄上存有很大的差距。有的已经结婚生子,有了多年社会经验;有的则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玉昆当年仅有16岁,是班上的小弟,在生活方面受到师哥师姐的关照,但在读书学习方面,他却同师哥师姐一样认真、勤奋,在他的脸庞上可以读到与他年龄不甚相符的沉静和坚毅,而决看不到如今城市中学生所常常表现出的那种娇贵和慵倦。尽管现在北大校园比过去更漂亮了,新建或改建的教室整洁明亮,学生们的衣装也是丰富多彩,但我仍十分怀念那时的北大校园,怀念那时师生共勉要把过去损失的一切补回来的昂扬的精神状态。

从4月中旬到现在的一个多月,京城“非典”流行,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电视台播放电视剧连续剧,原本安排每晚播出一集,也改为每晚播放四、五集,希望因此把人们留在家里,休养生息。但作为大学教师,每年这个时候,却是我审阅各层次学生毕业论文的紧张关口,今年也无法脱过。在此期间,我审阅了四篇博士学位论文和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同时也把玉昆留下的这部书稿大体阅读了一遍。

这部著作是玉昆多年来研究学术成果的一个侧面,主要反映了他在唐诗研究的历程和用力所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显示出他很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但作为过来人,我深知他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所经历的苦涩和所付出的心血。全书数十万字,字字浸透着

他的汗水和心血,可谓不易;即使每提炼一个小观点,都要翻阅大量的文史资料。读过他的论著后,我觉得他这部书的书名体现了他唐诗研究的特点,即在“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新论”。以丰赡的第一手材料,将唐诗与英诗比较、与前代诗歌比较、与唐代其他诗人比较、与现当代诗歌比较、与音乐书法等其他艺术门类比较,进行研究,以成一家之言。他的论著不是纯“经院式”的,也不是那种只供少数人研究的“高深学问”。他的许多文章的题目很新奇,内容也很具新意,肯定会激起读者的阅读愿望。这部著作作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唐诗理解、欣赏的新视角。我相信不管是一般读者,抑或从事古代文学专门研究的学者,都会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玉昆的文章写得材料丰富,清新流畅,时有惊人之语,间见理趣之论。阅读他的著作,如一阵清风吹拂,冲淡了这一时期社会上因“非典”而弥漫的紧张气氛,也调剂了我审阅学位论文时的枯燥和单调。20年过去了,当年的翩翩少年青衿,现在已是成果卓然的年青学者。祝愿玉昆君今后有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问世。

玉昆的研究生导师倪其心教授,也是我的好友,不幸于2002年7月27日逝世。如果他还在的话,这篇序言本该由他来写。愿借此表达玉昆和我对倪先生的深切怀念!

2003年5月18日

写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序 言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部长、中文系教授 程郁缀

我国是诗的国度。从先秦时期的原始歌谣、诗三百、楚辞，到汉魏六朝的乐府诗、古诗，到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诗词、散曲，犹如一条灿烂的银河，横贯中国文学的广袤星空。在这条银河中最璀璨夺目的星群，毫无疑问要数唐代诗歌。唐代诗歌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堪称有唐一代文学的标志。

在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某一历史时期的某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如先秦的《诗经》、《楚辞》等），或者某一大作家的全部作品（如《论语》、陶渊明的诗等），或者某一作家所创作的某一伟大作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因为其意蕴丰厚、博大精深，而引起后代人们无穷无尽的研究兴趣和热情；其研究成果连篇累牍，留下的研究文字的数量甚至是原著作文字的百倍或千万倍（如老子的《道德经》原文只有五千多字、孔子的《论语》原文也不到两万字，但历代研究《道德经》和《论语》所撰著述的文字却多得无法统计）。这样一种怎么研究也研究不完、每一个时代都可以产生新的研究成果的研究对象，我们就可以以“学”来称之，如“诗经学”、“楚辞学”、“龙学”、“红学”等等。凡是能以“学”称之的，一定如同一座永远也开采不完的矿藏，既有十分丰富的蕴藏量，又有吸引人们去开采的永不衰竭的魅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诗正是这样一座永远也开采不完的金矿！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唐诗比较研究新论》，正是在唐诗研究方面年富力强的学者“矿工”高玉昆君，长年累月从唐诗的金矿中挖掘

出来的一筐含金量很高的金矿石。

本书共分三编。

第一编是“论证编”，主要是关于唐诗的总论，达到很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如《“盛唐之音”新论》、《论唐代贞元、元和时期诗歌复古思潮》等，有的已收入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之中，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以及某一诗人诗歌创作论，如《陈子昂诗歌成就新论》、《论岑参作于北庭的七言歌行》等。其中，作者特别注意对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并时有创获。如《李益边塞诗新论》中，作者认为李益的边塞诗在诗歌艺术上的基调是悲壮凄婉；诗人吸收绘画和音乐的艺术手法，多运用绝句形式，在一幅幅画面中表达思想感情。还常把诗情与乐感结合起来，富有音乐特性，增加了艺术感染力。这种以诗情与乐感统一的特色，在唐代边塞诗艺术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张祜入京时间新考》体现了作者扎实的考据功夫。

第二编是“比较编”，这是作者所开拓的一个新的学术研究角度，显示了作者不断拓展、提高的学术研究能力。特别是《论唐诗英译》、《唐诗英译与唐诗词汇研究》、《论中英文学史上表现器乐的诗歌》等论文，视角新颖，视野开阔，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而《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则体现了一位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热切关注现实的情怀。

第三编是“抉微编”，似零金碎玉，虽小却好，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的小题深作，有的由微见著；有的属掌故新解，有的是习俗钩沉；可谓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其中如《唐诗中的“字对”》、《“天子呼来不上船”辨》、《柳宗元〈江雪〉新解》等，都有自己的一些新解，给人以启发。另外，本著作书末又附录了作者几篇唐诗研究范围之外的论文，意在依附荟集，免使散失也。

这部著作题名为《唐诗比较研究新论》，最大的特色就在一个“新”字上。

如在《“盛唐之音”新论》一文中指出：以往有的学者把唐诗的盛衰与唐王朝政治经济的盛衰相对应，以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作为诗

歌发展史上“盛唐”时代的结束。本文认为:安史之乱并没有导致“诗道”的衰落,唐诗最繁荣的“盛唐”时期与唐代社会政治最开明、经济最发达的时期并不一致,不能以唐代历史上的“明时”、“盛世”去取平文学史上的“盛唐”。实际上,唐诗的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大历初年,因为杜甫那些艺术上炉火纯青的七律,大多作于安史之乱后。“诗圣”杜甫的诗歌艺术成绩不可割裂;我们既然认为杜甫为盛唐诗人,就应把杜甫创作最丰盛的肃宗、代宗时期归为唐诗发展的盛唐时期之中。同时,“盛唐之音”的时间下限应延至肃、代时期。作者的这一观点发人之所未发,新颖而富有启发性。这篇论文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盛唐之音”问题的一篇重要论文,为学界论著所引用。

又如在《杜甫〈登高〉英译新探》一文中,作者对“潦倒新亭浊酒杯”中的“亭”字,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列举了大量例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认为:“探明了诗中‘亭’的准确意义,以及‘新亭浊酒杯’的含义,就可以使我们更加感受到诗中那悲剧意蕴,诗人那悲愤痛苦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虽然不能说这样的结论永远不可移易,但对我们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创新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点。科学的发展是在不断创新、尤其是在原创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每向前迈进一步的价值,比在前人已经开辟的大道上来回重复走一千步的价值,还要高千百倍。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有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序小修诗》)。期望玉昆君在唐诗研究领域里能一如既往,继续开拓,以健笔作犁头,在尚未开垦或已经初垦尚未深垦的土地上,犁出自己的一垄新田,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玉昆君 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我忝为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深知他为人诚笃,品行淳厚,学业勤奋,资质优秀,乃可堪造就之良材也。本科毕业后他又继续读硕士研究生,专攻唐代诗歌。后在高校执教至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对唐诗的研究兴

趣始终是十分饱满的,多年来笔耕不辍,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增订注释全唐诗·储光羲诗注》、《初唐四杰暨陈子昂诗传》等。

天道酬勤,人道亦助勤也!我为玉昆君在唐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由衷地高兴!

是为序。

2003年五一节

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漫天飞絮中之均斋



自序

有唐一代,诗人辈出。唐诗上承风骚之传统,嗣继汉魏风骨、齐梁神韵。篇什灿烂,的的玃珠;众体悉备,诗艺鼎盛,雄踞诗国之峰巅。似释迦之巨擘,如日月之贯天。非特华夏诗史之奇迹,亦为世界文学之伟观。

余自入北京大学求学,即神驰于有唐诗苑。于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理论之外,尤为潜心于唐诗之研探咀嚼,资料之爬罗薅辑;寒窗七载,师从于林庚、倪其心、袁行霈、费振刚、褚斌杰、乐黛云、陈贻焮、冯钟芸、沈天佑、陈铁民、程郁缀诸师,或亲蒙其授业,或聆听其教诲,或濡染其畅谈。皆获益匪浅,受惠终生。后跋涉于教学科研之途,灯下笔耕,孜孜不倦;历涉艰辛,兀兀穷年;人或起窥牖外之鸿鹄,我自沉浸诗什于有唐。现以弘扬唐书艺术为鹄的,将近年之心得力作,择其精者,以成兹集;数十万言,约分三编:曰论证、曰比较、曰抉微。各编所论内容篇目之排列,大致以唐诗发展进程先后为基本顺序。

顾亭林《日知录·序》曾喻治学如采铜于山,从而求真得实。唐音悠悠,已逾千载,现今研习,首应甄辨史实,考据本事,知其人,论其世。探讨其发展规律,钩沉其艺术真质,力求成一家之言。故曰“论证”。

中外前贤研究诗歌,时用比照之法,西人亦颇重比较文学(Literature Comparée)。鲁迅《摩罗诗力说》云:“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研究唐诗,亦应拓展角度,运用比较,沟通西文;古今中外,旁求会通;贯穿比较,以新耳目。故曰“比较”。

诗圣诗仙，韩柳郊岛，距今千年，风韵或稀；智者仁者，各抚象身。余剔抉幽微，以意逆志，细推诗理诗情。辨诗法，正讹误；谈书画，涉音乐；庶希神会唐人，体味出新也。故曰“抉微”。

又论及其他语言文学诸文化现象，虽稍有出于唐诗论题，然与唐诗亦或有关涉，因以称其《外编》，列于本集末之附一。

又，余于多年唐诗教学和科研中，心怀光大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志，留意爬梳搜集唐诗歌曲谱，或取诸明清之古乐谱文献；或取诸近世流传之旧谱；或取诸为现当代作曲家之新创；或径直“倚曲”（我国民歌或外国曲调）配以唐诗，忝为“以诗从乐”、“倚声填辞”。承孔子诵诗弦歌之传统，将唐诗歌唱间贯于教学之中，庶乎以望“再现”唐声诗之美音，受到人们赞誉。现特应学子、读者之要求，选订《唐诗歌谱》40首，以飨读者。所选曲谱，可谓古、今、中、外，以示诗歌艺术普遍永恒之眼界。此曲岂但唐代有，今朝亦应处处闻。“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因以列《唐诗歌谱》于本集末之附二。

余甫过不惑，精心手编兹集付梓，诚以怀念已故恩师倪其心先生之灵，感谢学界前贤师长教诲之恩，祈大方之家赐教，冀同仁学友共析。

衷心感谢师长费振刚、程郁缀两位先生于百忙之中为本书指导、作序。

是为自序。

高玉昆

癸未年仲夏识于京华

目 录



- I 前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费振刚)
IV 序言(北大社科研究部部长、中文系教授程郁缀)
VIII 自序

一、论证编

- 2 “盛唐之音”新论
6 论初唐“四杰”的诗歌成就
43 陈子昂诗歌成就新论
56 论岑参作于北庭的七言歌行
67 李益边塞诗新论
80 论唐代贞元、元和时期诗歌复古思潮
97 论“新乐府”创作
117 张祜入京时间新考

二、比较编

- 121 论中英文学史上表现器乐的诗歌
147 论唐诗英译
162 唐诗英译与唐诗词汇研究
173 李白《静夜思》英译探究
178 杜甫《登高》英译新探
183 杜牧《赤壁》与曹操
187 唐诗与《红楼梦》



- 193 鲁迅旧体诗与李商隐诗之比较
209 毛泽东与唐诗
227 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

三、抉微编

- 240 谈“咏怀”、“感遇”诗
244 何谓“旗亭画壁”
246 两首《咏柳》诗比较
248 王维“诗中有画”心解
250 “天子呼来不上船”辨
252 杜甫诗中的“错综句法”
254 杜甫爱韭菜
258 唐诗与螃蟹
260 唐诗中的西域食品
262 评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
265 韦应物《滁州西涧》赏析
269 元稹的《虫豸诗》
272 柳宗元《江雪》新解
274 讽刺诗人贾岛
276 唐诗中的“字对”
278 误读唐诗
280 唐诗中的“影略句法”
283 唐诗与“蜡烛”
285 “活剥”唐诗
290 唐人“吃诗”与“吐诗”
291 唐代诗人与书法
296 唐代诗人与绘画
301 唐诗中的杂技百戏
303 唐诗中的马球运动



- 306 唐诗中的“昆仑奴”
- 308 顽皮出诗人
- 310 唐代“钓鳌客”
- 312 唐诗与“鬼”
- 316 唐代诗人的“一字师”
- 318 唐代诗人的绰号
- 324 强盗无赖怕唐诗
- 326 “发表”唐诗的工具
- 330 唐代诗人的除夕
- 332 唐宋的春节诗
- 336 但愿“海内存知己”
- 341 箜篌与竖琴
- 343 唐诗中的器乐
- 345 谈“唐代歌诗”

附一 外 编

- 353 鲍照《芜城赋》赏析
- 358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
- 364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
兼评安子介的汉字研究
- 375 比较文化史研究札记——说“驴子”

附二 《唐诗歌谱》

- 385 《唐诗歌谱》目次
- 387 《唐诗歌谱》小叙
- 389 王 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 389 贺知章《回乡偶书》
- 390 张九龄《望月怀远》
- 391 孟浩然《过故人庄·春晓》



- 392 王昌龄《从军行》
392 王昌龄《出塞》
393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394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395 王维《陇头吟》
396 王维《阳关三叠》
396 王维《相思》
397 王维《山居秋暝》
398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399 李白《关山月》
400 李白《静夜思》
401 李白《送友人》
402 李白《子夜吴歌》
403 李白《把酒问月》
404 王湾《次北固山下》
405 高适《别董大》
406 杜甫《望岳》
407 杜甫《春望》
408 杜甫《月夜》
408 杜甫《春夜喜雨》
409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410 杜甫《蜀相》
411 杜甫《登高》
412 孟郊《游子吟》
413 刘禹锡《乌衣巷》
413 刘禹锡《竹枝词》
414 白居易《忆江南》
415 白居易《原上草送别》
416 柳宗元《渔翁》



- 417 张 继《枫桥夜泊》
418 杜 牧《山行》
418 杜 牧《江南春》
419 杜 牧《清明》
420 李商隐《锦瑟》
421 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
422 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

后 记

论
证
编

“盛唐之音”新论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空前繁荣时期,盛唐诗歌更是达到了辉煌完美的境界,世称“盛唐之音”,成为我国古典诗歌艺术华光夺目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奇观。

前贤论唐诗,多言“盛唐”,概指开元、天宝时期之诗风。早在宋代,严羽就已提出“盛唐”之说:“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诗人玉屑·门目》叙诗歌发展,分列“两晋、六代、盛唐、开元天宝以后、晚唐”。前贤多把“盛唐”诗歌的下限年代定为天宝年末,实际上这是很值得商榷的。这种划分理念是由于古人对诗歌艺术认识方法上的局限,所谓“王泽竭而诗不能作”,认为王朝政治的盛衰决定着文学的盛衰。编撰《唐音统签》的胡震亨说:“有治世音,有乱世音,有亡国音,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明代杨士宏编选《唐音》就以“先王之德盛而乐作,迹息而诗亡”为原则,把唐诗的盛衰与唐王朝政治经济的盛衰相对应,以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作为诗歌发展史上“盛唐”时代的结束。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首先区分作为诗歌艺术发展史研究上的“盛唐”概念与作为史学研究上的“盛唐”概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曾阐述过“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经过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前期赖以繁荣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及府兵制都已破坏殆尽,所谓的“开元盛世”一去不回,唐朝的政治、经济逐渐走向衰落,开始了新的社会